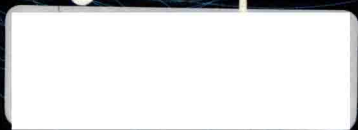


将 困

情 王  
诗 上



李宏伟

著

诗  
情  
诗  
与



李宏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王与抒情诗/李宏伟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086-7357-8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2004 号

国王与抒情诗

著 者: 李宏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357-8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目录

第一部 本事 / 001

第二部 提纲 / 237

附录 / 301

# 第一部 本事



# 1.

思：容。想念。

——20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意外去世。这是红色的信息核，不断在信息流里滚动出现。

——今天17点10分25秒，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宇文往户的移动灵魂向意识共同体发出异常预警信息，显示他切断了与意识共同体的关联。3分19秒之后，宇文往户的意识晶体停止运行。警方在持续5分钟的呼叫没有得到应答的情况下，与医护人员赶到其家中。警方破门而入时，宇文往户已经故去。这是橙色的信息提要，点击信息核就能看到进一步的描述。

然后是蓝色的现场扫描：五个警察、两位医护，七个人的第一视角影像；两位现场（其实是守在院门外）围观者自愿提供的视角影像。它们全都罗列在那里，每一则都有着直接的描述，“警察视角1”以至“警察视角5”，“女医生视角”与“女护士视角”，等等。还有“智能担架拍摄”这样的“视角”。

再然后是蓝色的相关信息，链接了与此相关的所有直接信息：居住情况（他为什么会远离居住区，独自住在并不便利的小院里），饮食情况（今日食谱，这份食谱的营养构成，以及他每日所需的各营养元素及其比例），身体状况（最近三年的体检描述，左心室在

24小时内有时长0.4秒的传导阻滞以外，没有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去世原因（各种猜想、身体的、心理的、家庭的、个人的），身后情况（没有遗嘱，尚不清楚他的突然故去会对七天后举行的颁奖典礼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清楚颁奖典礼上的重头戏——受奖演说是否已经定稿）。

再然后是外围的各种专题，一律是灰色的。和以往所有突发事件一样，成堆的灰色文字与链接以该事件为核，几乎把全世界的信息再次整合了一遍。随时可供阅读，随时可供提取。

黎普雷一阵轻微的恶心与眩晕，他退出了自在空间，放下移动灵魂。他又茫然在厨房里站了好一会儿，才打开橱柜和冰箱，泡了一碗牛奶麦片喝掉，然后打开一袋原味花生，拿出剩了半瓶的威士忌，倒在杯子里一口一口喝下去。黎普雷强压住自己，不去想和宇文往户相关的事情，不去想任何事情，尤其不去想杜娴，他让意识纯然放空了一会儿，整个人就像玻璃器皿，金黄色的酒液沿着喉咙倾注到胃里。偶尔，他捏出一颗花生，搓掉皮，扔进嘴里，算是给这麦香的液体找了点陪伴。

“切断了与意识共同体的关联”，这是否邮件里所说的“断绝”之意？至少有这层意思。看来发邮件的时候，宇文往户已经有了预感。等等。黎普雷拿过移动灵魂，查看了收到邮件的时间，17点6分18秒，距他切断与意识共同体的关联只差4分7秒。说自己是宇文往户决定自杀（犹豫了好一会儿，喝掉了一大口酒，黎普雷才用定了这个词）前最后联系的人，大体也不会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想过可能会因为宇文往户或者任何人如此看重。不继续追问，接



受这一点，问题更大。一个人在死前联系另外一个人，只是为了知会对方吗？在明知道对方会一头雾水的情况下？这不像宇文往户的作为。

一封邮件，没有抬头，没有问候语，没有内容，没有落款，只在“主题”写了“就此断绝。保重。”这么六个字一定有言外之意吧？至少必须假设有言外之意。还有，为什么宇文往户会采用邮件这种古老的联系方式，而不是尝试通过意识共同体来呼叫他，直接和他对话？为了防备黎普雷猜中其意图，进而阻拦的话，在意识共同体里留下信息就可以了啊，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对了，我什么时候告诉宇文往户邮箱地址的？”黎普雷自问。仍旧毫无记忆，可他今天已经遭到记忆的一次打击，现在不想进入意识共同体去个人意识存储区搜索查找。

在自我追问与辩驳中，酒意很快涌上头，黎普雷不顾移动灵魂一再发出的健康警示，喝光了手边的半瓶威士忌。这下好了，世界带着均匀的睡意很快袭来，挤开众多的疑问，将他安放在地板上。但是和往常喝多了一样，他没有睡上多长时间就醒了，醒了之后，头也照旧有点疼。

黎普雷走到客厅另一角的书桌旁，取出毛笔、墨汁、宣纸，端端正正写下一个大的“断”字，然后稍事斟酌，在旁边循例写下几个小字——“截。不继续。”看着纸上的字慢慢干掉，他心情平静下来。拿过移动灵魂，果然，他在睡着之前又进入了一次意识共同体，给杜娴留下了“你在哪里？”的呼叫。

杜娴仍旧没有接收，黎普雷听了两遍自己的呼叫，将它撤回

删除。

定了定神，驱逐开大脑里对杜嫔那夹杂着悔恨的思念，把因酒入睡前的思路在脑子里整理了一下，头疼居然缓解了不少。再走到窗户边，向外望去。城市的夜晚依旧在灯光的搅拌下浑浊一片，分辨不清层次。不过今天还能在浑浊一片中望见更远处的一点点天空，被相邻的大楼挤得扁狭的幽蓝幽黑的天，似乎还有一点星光。

黎普雷的心情因为这点长条状的天空好了一些，他冲了个澡，穿上睡衣坐回客厅的固定角落，建立好自在空间，逐级进入意识共同体上以“宇文往户去世”为核的信息流。

——最新情况。华语文学界与世界文学界对宇文往户的去世表示惋惜与哀悼，宇文往户遗体尚在殡仪馆保存，以等待其家人赶来做最后的道别，但遵从其家人的要求，将不举行遗体告别、追悼会等仪式。宇文往户的一个族妹将会来到北京，将他的骨灰迎回家乡的宇文草原下葬，具体安葬地点将不对外公布。

——辗转找到的宇文往户族妹宇文燃不愿意对此做出更多回应，她只留下了简短的一句话：“希望大家不要打扰我哥哥。”

——猝然去世的影响。消息公布的两个小时内，意识共同体上宇文往户作品的下载数，已经达到了21 893 455，这是他获奖消息公布当天的五倍。迄今，宇文往户的作品下载数已经突破四千万份，阅读量超过五亿。帝国文化新闻发言人宣布，他们决定，将制作五千套宇文往户所有作品的纸质图书，以表纪念哀悼。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宣布，宇文往户在奖项公布之后去世，其获奖资格当然有效。值此悲痛时刻，评委会将考虑在今年颁奖仪式上，为宇文往户

设置特别环节，以表纪念。

——华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专题。从2000年高行健、2012年莫言，一直到2050年宇文往户，十一届共十二位得主，所有获奖人的生平信息、颁奖词、获奖演说、作品链接等等信息，一应俱全。不过，在宇文往户死亡信息爆炸的当天，这些消息都很低调地被设置为灰色，如同静流深水，作为意识共同体信息底色缓缓流淌。

黎普雷一条信息一条信息地浏览，所有关联的链接、视频、图片、音频、立体构想图，都一一进入。没看多久，信息就开始重复，呈现同质化的堆垒，但是他并不厌烦，仍旧一则一则地看下去。他需要纯疲劳性的阅读来消耗时间，他更需要深陷在这些平面化的信息里面，来避开自己的习惯行为——进入信息游击群，去看那里如何“追问世界的形状”。往常，一旦有切身的或关注的事情发生，他总是信赖信息游击群提供的内容，这些内容不像意识共同体提供的那样现场和一手，却一定有立场有判断，带着体温。但是现在，他不需要体温，宇文往户的遗体已经以“保鲜”的目的被冰冷包围，丧失了正常的温度。如此情形下，还要有体温的信息做什么？

生平第一次，黎普雷体会到了信息游击的虚妄，那种碎片式反抗的虚妄。他知道，信息游击群早在成立之初就承认这种虚妄感，每一个愿意入群的人也都会事先被告知这一点，群里发布与讨论很多信息的时候，也会一再强调这种行为的虚妄——裴多菲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作为信息游击群的箴言，始终高悬、醒

目——但也可以说，这种虚妄正是信息游击追寻、确认的，信息游击的一切作为与目的，都是根基于这种虚妄感。不过此地此刻，他并不想面对这种虚妄，他只想把时间填满。他需要精力被重复循环的信息消耗，让眼睛等待太阳升起，等待黎明逐步露出面容。然后他就可以像往常一样，洗漱，随便吃点什么，去上班。

想着图书馆里有那么多的书在架子上秩序井然地等待着自己，他多少感到点安慰。尽管如此渴望被重复信息纯然占据，黎普雷还是没有点开那几位警察、医护人员的现场视角影像，他也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再打开一瓶酒。

## 2.

聊： 耳鸣。 闲谈。

警察是在午饭的时候来找黎普雷的。黎普雷在餐桌前，看着餐盘里的食物，毫无动筷子的欲望。要是食堂有酒提供就好了，他想想。他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像现在这样，在白天如此渴望酒，如此一想到酒就坐立不安。当然，也只能想想而已。他知道，食堂从来不提供酒；他也知道，如果有瓶酒放在面前，他一定会喝光。

然后，黎普雷看见两个男人走进食堂，他们和食堂前台的小姑娘说了句什么，小姑娘右手食指指向这边。

两个男人各自一身利索衬衣、西装，没有系领带，但无损于他们传递出标准化的干练气息，气息强烈。他们拿着自动机上提供的咖啡，走过来，拉开椅子在对面坐下。两个人都先沉默了一会儿，望着黎普雷，也许是在打量他，也许是想先营造某种气氛，利用这种气氛控制住你、让你忍不住去想他们要问什么，预先准备好答案，同时也就露出了破绽。黎普雷扫了他们一眼，两张在哪里见过的脸，但他不想准备什么。

“黎普雷先生，你好，我是刘强。这是我的同事，李伟。我们是部里特别调查局的，想和你聊几句。你需要对我们验证吗？”刘强说着，拿出移动灵魂，以便黎普雷验证。

“不用了。我昨天见过你们，在宇文往户的院门口，你们把他运了出来。”

“哦。”刘强和李伟对望了一眼，问，“你为什么会去那儿？”

“我和往户是朋友。收到他可能出了意外的信息，应该去看看。”

“抱歉。”李伟停顿了一下，首先解除黎普雷的顾虑，“也请你放心，我们这次来见你，虽是公务，但也有私人性质，我们不会向意识共同体开放我们的视角。”

黎普雷知道，李伟这样声明之后，移动灵魂仍然可能记录后续交谈内容，但仅仅作为李伟的个人意识存储。假如李伟想向意识共同体开放视角，移动灵魂将会阻止。就算有一天对簿公堂，李伟在个人意识存储区对这次见面存储的内容也不能起到任何证据作用。

“对宇文先生的去世，我们很遗憾。他是咱们华人的骄傲，何况，还有几天，就要颁奖了。本来应该去享受荣耀，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昨天到现在，有上百万人在意识共同体上追问他——”黎普雷听得出来，刘强犹豫了一下措辞，“——追问他自杀的原因。所有迹象都表明，他是自杀的，但原因是什么？我们需要给个交代。”

“很抱歉，在你如此难过的时候，还要来打扰你。但也没办法，上面要求我们在颁奖典礼之前，找出原因。”李伟说。

黎普雷沉默了一会儿，像是接受了他们的同情，又像是在考虑该如何回答。

“当然，你如果要求你的律师在场，或者接通他的意识与视

角……”李伟友善地提醒道。

“哦。不用了。我没有问题。”黎普雷摆摆手，从餐具上抬起的目光迎上了刘强的，刘强职业性地微笑了一下。“往户去世我当然不好受，不过你们找到我还是让我意外。如果往户有一个关系密切的人员名单，我会对自己在里面很惊讶；要是别人告诉我，我不但在里面，而且位置很靠前，我会不知道说什么。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两三年而已，最近半年，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

刘强和李伟默默地听着黎普雷说，不说话，也没有什么表情。黎普雷说的这些离他们想要的还很远，这些话甚至勾不起他们交流的兴趣。

“我实在不知道能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黎普雷想了想，“要不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会来找我？”

“嗯……是这样，我们昨天梳理了宇文先生最近一段时间的行为，10月13日奖项公布以来，他联系的人不多，其中就有你，昨天17点06分，宇文先生还给你发了一封邮件。”刘强说。

“你肯定也知道，现在用邮件这种古老的联系方式，有点不寻常，何况是在那个时间点。我们又搜索了你和宇文先生的交往，过去两年多你们来往频密，几乎每周都会见面。虽然今年见得没有那么多，但他获奖消息公布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12日晚，你们还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13日晚上消息公布后，你们没有再联系，接着就是这封邮件。发了这封邮件之后几分钟，宇文先生就切断了和意识共同体的关联。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封邮件是他和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李伟说。

“你们对他的行踪了解得这么清楚？”意料中的事，从警察嘴里说出来，黎普雷还是难以接受。也是，宇文往户是名人，是“华人的骄傲”，自然要备加关注。黎普雷也知道这个说法虚弱无力，他还是期待能从对方嘴里听到肯定的回答。

“哦，不是这样。”李伟像是接入了黎普雷的意识，完全清楚他在寻求什么，直接予以了否认，“要在事后弄清楚一个人的行踪不是难事，更不必说，这是警方的公事。”

“不过，我们的一切行动都严格遵循了《私人空间保护法》。现有的信息来源既在本案的授权范围内，也都为现有法律许可。”刘强像是对李伟的话进行补充与更正，“现有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确定信息往来关系，但并不能进入信息本身。”

“不能进入信息本身？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能知道宇文先生和你过去两年多见面的次数，每次见面的时间、地点，你们在一起待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不知道你们在一起做了什么。我们可以知道你们去了什么餐馆用餐，但是我们不能直接拿到你们那一餐的菜单。具体到这封邮件，我们知道宇文先生去世前几分钟给你发了邮件，但是我们无从得知，他在邮件里写了什么。”仍旧由刘强解释。

“那怎么能知道呢？”黎普雷发现自己问了很傻的问题，“你们来找我，就是想知道邮件的内容？”

“需要授权。不同的事项需要不同的授权层级。菜单之类的外在事项，是最基本层级，第九级，当时就能得到回复与批准。邮件内容属于第一级，最快也要七天，最晚是九天。这是得到回复的时



间，还不一定批准，此前类似事项的批准概率是 51.33%。我们昨天就提出了申请，但是等到回复下来，颁奖典礼差不多已经结束，也过了大家关心的高峰时段。时间不等人，我们只能来找你，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李伟语气真诚，解释得很耐心。

“这种情况，我是说，像宇文往户这种身份突然去世，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或渠道，可以加快回复的时间吗？”在信息游击群里，黎普雷偶尔能看到对信息专制的讨论，但这是他第一次直接与警方接触，听他们描述政府层面管理信息的内部制度。

“没有。实话说，比这个重大、紧急的事情很多，制度的效率总是在得到遵守的前提下最高。毕竟，在信息开放与私人空间的保护方面，怎么来确定界限，一直存在极大的争议，现在的程序是严格商议、模拟下的结果，哪怕只是在内部，也会得到严格的监督。”李伟说。

“所以，黎先生，我们期望得到你的帮助，帮我们赢得时间。时间是我们现在最稀缺的。”大概是认为相关的情况已经解释得够了，刘强将话题拉了回来。

黎普雷犹豫了一下，倒不是他认为宇文往户的邮件内容有什么不宜公开的，而是他不确定将私人邮件告诉警方这一行为本身是否合适。更何况，发件人已经去世，假设有公开的权限，他黎普雷也不过是手握一半。没犹豫多久，希望获知真相的欲望占了上风。

“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最终查明真相，假如这里面真有什么真相的话，是不是也会在意识共同体上公开？”黎普雷问。

刘强和李伟看了看对方，神色都有些犹豫。